

感受、抒發、陌生感——讀一首明詞的隨想

潘步釗

秋色到空閨，夜掃梧桐葉。誰料同心結不成，翻就相思結。
十二玉欄杆，風有燈明滅。立盡黃昏淚幾行，一片鴉啼月。

《卜算子》（秋色到空閨）

這是明代末年的一首小令詞作，作者叫夏完淳。

一個昏燈靜謐的晚上，我在窗旁讀著這首小詞，不由想到香港文學教育的種種，都在閱讀感悟的一剎那間翻飛紛至。

作為明代末年的重要詞人，夏完淳最大的特點是大器早成和英才早逝。讀他的詞，常有滄桑風雨之感，卻料不到原來即使到了不肯仕清而就義，他尚不足十七歲。文學欣賞重一己的感悟，讀這首《卜算子》，我不禁想到我文學課堂上的學生，一個個跳脫活潑的少年人，其實比這位易水悲歌的明代詞人尚要年長一二歲。吟人愛道「少年不識愁滋味」，我從來不同意，更不會鼓吹。對周遭世界和個人情意的感受、抒發是人的本性，沒有國籍、年齡、賢愚的限制，文學教育就是要撩撥學生對環境、世界、生命各種情感的觀照和反應，因此對文學作品的欣賞分析、個人創作抒發的實踐和感受，其實是最基本和真實的切入點。

讀這一首明詞，悲涼哀慟。詞中寫的寂寞閨人，其實是思念家國的志士仁人。這種家國情懷對於香港年青學生從來都不易有共鳴。「立盡黃昏淚幾行，一片鴉啼月」，卻是情景相生的高妙技巧示範。王士禎說此詞「寓意即工」，其中深刻的寓意就是作者

對時代的感受、體會、回應和抒發，一個十餘歲的少年人能夠這樣，因為這種感受和抒發就是文學存在的理由。我是一個文學老師，我常提醒自己，讓學生懂得感受和抒發、令他們體味到生命中崇高的情操和倫理道德，是我重要的責任。因為評估的限制，香港傳統的文學教育不重視文藝創作，學生對文學作品，永遠帶著一種應付考試的目光。無論是創作或者是對作品的賞析，學生永遠都將關注點投放在最終的公開試上，於是在評核和賞析、創作之間，產生一道足以漏走一切文學情感的裂縫，因為這樣，令長久以來，香港只有文學考試，文學教育卻單薄飄零。

文學課程和文學史從來都不關注明代詞，我夜讀明詞，卻發覺其中不乏佳作。移之用作課堂教導，對學生產生由陌生感而來的新鮮感，讓他們在花間兩宋之外，對詞史仍有延伸賞析的空間；讓他們明白相信無論在歷史的那一截橫切面，都需要文學來點撥梳理。眾人習慣的思考和批評角度正好敲響了陌生化的變調，沒有必然和千人一面的評價，這才是文學動人之處。

讀一首明詞，思緒紛飛，又輕輕聚攏到我昏黃暈亂的檯燈前。我清楚鮮明地感受到：當觸動起生命的團團漣漪，人性就變得香氛四濺；文學教育的峭立崢嶸，原就是理所當然，我們高談推動文學教育，又何須忸怩惶恐？

作者簡介

潘步釗博士，香港浸會大學文學士，中山大學文學碩士，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、哲學博士，裘錦秋中學（元朗）高級學位教師。研究興趣與範圍包括中國古代戲曲、古典詩詞、文學創作（散文、新詩）、中國語文教育、中國文學教育、文學創作教學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《今夜巴黎看不見日落》（弘學堂，1995年版）、《方寸之間》（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年版）及《邯鄲記》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，2002年版）